

一座山,尤其是名山,应该有两个高度,地理高度和历史高度。其实还应该第三个高度,精神高度。这是我在认识天柱山之后产生的思想印记。

这座山很高很大,屹立于江淮之间,形如擎天一柱,故名天柱山。曾在六百多年的时间里被尊称为“南岳”。

天柱山的地理高度,在人们没有认识它之前,只是一个海拔上的高差,约1500米。我怀疑过不止这么高。纠结于天柱山的高度,不是没有原因的。早在上世纪的80年代,我随安庆地区行政公署“大沙河流域考察组”的6名专家上了一次天柱山。那时霜降已过,瘦水寒山,视野通透,是野外考察的理想季节。当我们用了大半天的时间到达主峰脚下的蛇形坦时,已经是筋疲力尽,内衣湿透,冷得不行。歇下来,六个人都发现自己的脚上不是磨破了皮就是起了泡,在行走过程中尚无知觉,从座椅上站起来,才知道迈步都很困难。我们只好决定先住下来,等到明天再说。明天来得很快。石骨嶙峋的山峰,在初升阳光的照耀下,显得分外陡峭和巍峨。“太高了,太高了!”

与天柱山的再次相见,已经是很多年以后的事了。多年以后,我们才真正认识到一座山的高度,不是重要的,重要的在于我们能不能果敢地攀登上去。海拔高度只是一种指向,是

程为本

天柱山的高度

一种难度的指向。当我们跨过这个难度的时候,登山的意义才能彰显出来。

我的家乡在天柱山西南面的五庙乡。那是一个有高度的地方,可以平视天柱山主峰。从那里看天柱山就像埃及金字塔,很漂亮的三角形,没有一柱擎天的感觉。

在五庙人的口耳相传中,天柱山是不被称为天柱山,而是称之为“皖山”或“万山”。潜山县乃至安庆地区,也都称之为“皖山”或“万山”。因此我一直把这个称呼当作天柱山的“乳名”。乳名总要亲切很多。可是现在的许多文学家们,在为天柱山历史溯源时,喜欢说:天柱山,又名皖公山、万岁山,曾为南岳……

老实说,这样的表述,不仅远远不及“乳名”来得厚重和温暖,同时也是不够准确的。乳名不应该是天柱山的别名,而是天柱山的历史,把我们带向了历史和现代相融合的高度——

春秋时代,潜山属于皖国。今天的潜山城区,还保留着皖城的叫法。安徽简称皖,亦来源于此。主政皖国的皖伯大夫把皖国治理得井井有条,人们为了纪念他,就将境内的这座大山称之为“皖公山”。又因皖公生性喜梅,就将皖城称为梅城,沿用至今。

皖公,就是人们心目中仰望的高山。

又一个秋天,我有了充足的时间再次登山。

大自然就是这般的神奇,在通往主峰的神秘谷口的崖壁上,有一尊皖公的天然神像,与史书中记载的皖公本人竟无二致。而在飞来峰的巨岩上,有另一处天然神奇——安徽省地形图,与教科书上的安徽地图十分相似。

在皖公离世数百年之后,汉武帝来到了天柱山。他面对这座神奇的高山,毫不犹豫地拜封为“南岳”。盛大的拜封仪式上,万民高呼“万岁”,于

是,“万岁山”一词诞生了。

从此,皖公山、万岁山、南岳,这一系列的称谓,就让天柱山以其昂扬高拔、“万岳归宗”的鲜明形象,横亘于江淮大地之上。

终于可以登顶了。蛇形坦到主峰约500米的高度,需要两三个小时。来到天池峰上,方知“登顶”原是一句诨语,这天池峰只是第二高峰,主峰近在咫尺,似乎一伸手就摸得着。不正是壁立千仞,石骨嶙峋,连岩石上的一沟一坎,一只鸟一条虫也都清晰可辨。看得清石头上的纹理、裂缝或镶嵌在崖体中的另一种岩石,看得清不同的颜色和肌理或者某一两处的剥落,还有那从岩缝中长出的一两株小草。这些小草小草让绝壁嶙峋的危崖上多了一点生机,也让攀登者有了一次轻松的喘口气的机会。由这一点绿慢慢散开来,成为主峰以外的漫山遍野的绿,那是万亩竹海和松杉常绿林。

徐有三

苦难的境遇,高贵的精神

——重读《平凡的世界》

好书总是能给人无限的力量、希望和感动。路遥的《平凡的世界》我读过好多遍,每读一遍我的灵魂深处都受到强烈的震撼和洗礼。

书中主人公孙氏兄弟在不论物质如何贫乏、处境如何艰难、现实如何残酷情况下,都能让我们看到他们精神的高贵美来,他们为我们阐释了苦难中的崇高,平凡中的伟大。

少安的遭遇让人唏嘘不已,少年时期成绩优秀却因贫困被迫辍学,爱情路上因无法超越现实的枷锁被迫与青梅竹马的女友分手,作为生产队长因替村民多争取一点猪饲料地而受辱,承包的窑厂起死回生后突然破产,日子终于迎来美丽的霞光时与自己同甘共苦的妻子却病倒……但这位汉子始终没有倒下,他总能在冰天雪地间怒放生命,这全是因为冥冥之中有一种信念支撑着他,那就是对未来的希望。

少平是农村贫瘠土壤中野火焚烧的小草,将活力和生机埋藏在土壤里岩层中,他对苦难的认识尤其深刻。

学生时代长期吃黑干粮,他熬过来了;成年后做了靠卖力气生存的“揽工汉”,颠沛流离、寄人篱下、朝不虑夕,他挺过来了,这期间哪怕得到的是力所不能及的艰苦活,他也倍加珍惜,珍惜命运赐给他的磨练意志的机会。

文中这样描写他背石头日子:每当背着石头爬坡的时候,他的意识就处于半麻痹状态,沉重的石头几乎要把他挤压到土地里,汗水像小溪一样在脸上纵横流淌,而他却腾不出手去揩一把;眼睛被汗水腌得火辣辣地

卓照

书法的温度

力,跌跌撞撞、摇摇摆摆,最终我成了一个华而不实的人,甚是惭愧,在中年以后才从字里看清自己。要么认真起来就僵硬,要么随性起来就无骨;要么有骨无肉,要么有肉无骨。柔而无骨,方而不媚,这其实就是性格的两个极端,刚柔并济才是最好的力道,常常不是因为不得法,譬如欧习用笔不是方不圆,亦方亦圆甚难以把握,功夫不深,自然结体不稳。

每个人命中的孤独或迟或早都会到来,所以务必尽快找到救赎灵魂的有效方法,否则孤独足以杀人于无形之中,生活从来这么残忍,观山不语且待时间说话。

就在这个时候,我被朋友拉进了墨客,很专业的书家团队,听了几节课,收获颇多,我又重拾毛笔临起了九成、兰亭、圣教,一天两天……慢慢心越来越自信,身上的疼痛莫名也好许多。这其中的玄妙自是个中滋味,一提笔我就发现我已蹉跎了前半生的光阴,一提笔我就看清了自己前半生的轻狂,一提笔我就坐了三个多小时……

只有这些绿,才能抚慰我们疲惫的目光,特别是疲惫的双腿,让心慢慢安静下来,回到最初出发时那种急切盼望早点到达和仰望的情形。

深秋的阳光,在这空旷的山顶上,显得舒缓和烂漫,世界通体透明,绝壁嶙峋的山体在阳光的照耀下,发出钢铁一样坚硬的光芒,也发出钢铁一样的风响,心中升腾起钢铁一样的信念,一个人就是一座山啊!其实何止是对面的主峰才是“极顶”呢?现在我们登上这个天池峰不就是另一个“极顶”吗?

站在天池峰上看天柱峰,等于站在一个极顶上看另一个极顶,这种物象上的对比和来不及接受的高差,让人觉得,在这样的时刻这样的空间上,物理的高度已经不重要了,甚至大多数人都会超越“去叩问历史的辉煌”而归于平淡和宁静。这是不是“高山仰止”的另一种阐释和另一个境界呢?

现在,我们不仅站到了天柱山的物理制高点上,同时,也站在了历史的制高点上,穿越时空。并且让我们明白,高度不只是需要仰望的,可以与之牵手和融合,关键是看我们的境界和姿态。

“天柱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山”。它沉淀了极其深厚的古皖文化,把我们带向了一个温暖的精神家园。



韩再芬之于我,是既熟悉又陌生的。她比我略年长一些。小学时,我们在同一所学校读书,教室之间的距离大概只有几米远。下课时都在同一个操场上玩耍。同校的学友中,她是比较惹眼的。偶尔碰面,我会用眼角瞟一下这个漂亮的女孩。因为隔着班级,我并不知道她的名字,只是不久后听人说,有一个十岁的小女孩陪同学去参加安庆市黄梅剧团在潜山的招生,招生的老师没看上参加应考的同学,却看中了这个陪同的女孩,还说全县就录取了她一个,这消息,就像街上流行红裙子一样,让整个小县城知道了这个叫韩再芬的女孩。

我把这奇巧的事告诉了妈妈。妈妈温婉一笑说她知道:“这姑娘是韩家的,个头高,眼睛亮,嗓子好,她妈妈可是县剧团的名角呢。”“哦,怪不得,她妈妈就是黄梅戏演员呀,要是我妈妈会唱戏那多好呀,那我也能像她那样会唱戏了。”我暗暗思忖着。

我喜欢黄梅戏。舞台上绚丽的灯光下,演员们嗲嗲地唱着,一颦一笑、一嗔一怒,一挥袖,每一个动作的亮相,每一个唱腔的起

合,所有的一切都进行了大胆的革新,这是一部具有开创意义的作品。

在唱腔上,按与时间接轨的思路前行,在传统的腔调上,添加更有张力的音乐元素,在唱腔中融入青阳腔与高腔,使戏剧空灵、飘逸、纯真,又不失黄梅戏原来的本色。整部戏曲中,在主调的基础上,结合彩腔的搭配,加以丰富多彩的花腔小调的衬托,使《徽州女人》成为开拓创新的力作,更有打动人的故事情节,与从心灵里流淌出来的情感之美。唯美诗意,美的组合,让韩再芬荣获第十七届中国戏剧“梅花奖”和第十一届白玉兰戏剧奖“最佳表演奖”。

2005年体制改革,原安庆市黄梅戏二团改建成立为安庆再芬黄梅艺术剧院,韩再芬担任院长。“创作有艺术品位,具有思想内涵,市场需要”的新剧目,成为剧团艺术创作与经营的方向。成立安庆再芬黄梅戏艺术团青年团,再芬公馆,一个个项目的推出,让黄梅戏再次走上巅峰。那一日“再芬黄梅,品牌戏剧”成为中国戏剧的金字招牌的时候,眼窝深陷,神情疲倦的韩再芬深深感慨:“十年不易不言难,一如既往在路上。”

张玲

为艺术而生

伏,那个优美,都让我很是回味。

“唱戏苦,别看台上风光风光,台下可是苦上加霜啊。”母亲看出我对戏曲的羡慕,“老古话讲,‘台上三分钟,台下十年功’,一个演员,没个三年五载的磨炼,没有吃过苦中苦,是唱不出来的”。

一晃经年,小城的人们慢慢淡忘了当初的故事。1984年春上,电视里播放了黄梅戏连续剧《郑小娇》,主演郑小娇的是潜山姑娘韩再芬。“潜山人上电视了,潜山人上电视了……”这消息像风一样穿过无数窗户,落到家家户户的餐桌上、嘴角上,小城里的人谈起这事儿脸上总是泛着兴奋的光。这个曾与我们同喝一条河水长大,在同一个老街行走的人,如今带着“潜山人”的标志上了电视,我们的自豪感绝对是百分百的。

《郑小娇》的播出,韩再芬悠柔婉转的声音瞬间贯穿了街巷的角落,妙音可用“绕梁三日”比拟,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也是厚厚一摞小娇的凄苦与悲凉,那么美的女孩,那么善良的姑娘,却受到命运给予的不平与跌宕,叹惜与扼腕之声彼此起伏。打动人心的故事,入骨三分的演绎,韩再芬用朴素、真诚、细腻的表演,赢得千万观众的认可,人们也通过银屏这个方寸之地认识了韩再芬,认识了这个喝着皖河水长大的姑娘。皖河似乎也在这韩再芬演绎的《郑小娇》荣获《大众电视》金鹰奖时,流淌得更加欢快、更加愉悦了。

从那以后,我们常在银屏上看到韩再芬:《香魂曲》《女驸马》《雪狐帕》《天仙配》《徽州女人》相继与我们见面。戏如人生,人生如戏。《徽州女人》的开篇,也是韩再芬艺术人生的另一个开始。这是她戏曲改革跨出的第一步,这一步是超越过去,超越自己。不论舞台布置,还是服装设计,唱腔编排,多种音乐元素的融

每个时代都有其标志性的艺术家,有其无可替代的非凡贡献。从早期的胡晋才、丁永泉,到上世纪50年代的严凤英、王少舫,再到现在的韩再芬,因为他们的心血注入,才让黄梅戏如春水浩荡,奔涌向前。

每一年都在忙碌,每一个“年”都在遥望家乡。韩妈妈说:“再芬很少回家,事情太多,太忙哦,这,今年又想不到回家过年了,忙着上春节晚会,又忙着在电视上跟人家介绍潜山菜呢。”老太太虽有遗憾,可又满怀骄傲地向邻居介绍着,“虽然想不到回家,不过有手机,我们可以打电话给她,也能在电视里看到她。”

不论是女驸马中女扮男装的洒脱,七仙女天外飞仙的超凡脱俗,还是郑小娇的凄美真诚,徽州女人的清丽婉转……她用心雕塑着每一个角色,赋予她们灵魂,每个角色在她的再创作中展现出个性的美,每一个艺术的塑造都成为一个美的化身。她用艺术装点她的每一个细胞,全身散发出来得美,端庄、大气、凝重、脱俗,她那具有时代感的知性美,像美丽的音符点缀长空,让天空灿烂。

她的美能让人深刻记住,正因她独特的艺术风采与众不同,被推选为天柱山形象大使。

当巨大的宣传照片立在眼前,她那灵动含蓄的眼睛眺望着远方,让我觉得与她的距离很远很远,她走上了艺术的巅峰,走在人生的前沿,为家乡代言,为戏曲代言,而我只能是仰望与追随;可又觉得与她很近很近,近在咫尺,因为她的每一个角色都深入人心,她为艺术而生的精神,与端庄秀丽的形象,早已成为潜山人心头骄傲的花朵,永开不败。



冯润青

我的语文老师

堂叔高中毕业,在小学校里代课了一段时间,是我的语文老师。他说写字很重要,好的字,就是一个人另一张脸。他在黑板上画米字格,再一笔一划在格子里写字,一点在格子的哪个位置,一横一竖,长字上下架构,该占多少位置,短字左右结构,该占多少方位,撇捺怎样才能带出笔锋,要我们照着他的样子,一笔一笔地写。他说,不要一开始学人家草书,把正楷字写好了,写驯了,自然而然会草书。正因为那时的练习,使我写得一笔还算过得去硬笔字。记得刚毕业,步入社会,每有填写档案表格时,我的字都会让人一点惊异——不像女孩的字。现在有时看到刚入职的大学生,写的字,像小学生稚嫩,就有些忧伤。

再一样,就是写作文。堂叔教我们学作文,开始要仿写,甚至是默写作文选上的段子和句子,发挥自己的想象力,不拘笔下是否真人真事。也就是从那时我开始爱上了写作文,并渐渐有意识的记日记。堂叔认为,学会作文,掌握了为文之法,心领神会,自然对课文的段落大意、中心思想,一通百通。他要求学生多读范文,记下书中的精彩句子和段落,仿照范文结构和情感,发写一篇新闻。每有同学将范文仿写得宜,他一定在课堂上当着全班同学的面,朗读,点评,给予肯定和表扬。堂叔指导作文,还要求学生展开联想,不因农村环境限制,可以想象一切、一切的想象。有一次,我放飞想象,想象如同书大孩子去春游,把自己当成初次去大山游玩,如何被大山新奇的景物所惊叹,被一树树松针吸引,观察其外形,又如何被调皮的松针扎痛皮肤,写得活灵活现。其实,我自小生长于大山间,大山的一草一木,熟悉得几近无视。然而,转换一个视角,既重新认识了大山,又能写得得心应手,行文自然丰满流畅。这一次课堂作文阅读时间,我的作文成了范文,让我有了自豪感。

仿佛打开了作文的关脉,我开始有意识地去关注、观察日常生活中人、事、物,想着如何生动形象地描述,使读的,人,会心一笑。自此,作文变得有意义,也慢慢找到了感觉和方法。大约小时候打下的良好基础和习惯,我的学习中,语文底子课,一直有感觉到太大的压力,成绩也一直保持得较好。

按照我的语文老师的说法,语文说难为难,说容易也容易,说难,是难以找到门途径,说到容易,其实是简单又简单的事,无非是学会作文。因为作文,需要共情,需要表达,需要架构,这样就要学习他人作文的技巧和方法,增加阅读量。阅读中碰到生字生词,就会自觉去查字典和询问老师家长,这是掌握生字生词的好机会,比硬性背默要主动。生字掌握了,又会为好词好词用心,那情景别人这样写,轮到自己去怎么写?至于标点符号,更是自然而然,一动带百动,一关通百关。

现在想想,我还能写一点小文字,以便在庸碌的、平凡的生活里,聊以自慰、充实自己,并拿着书和书写来抵抗时不时侵袭心头的中年困顿和荒芜,与小时候遇到好的语文老师,是密不可分的。



悠悠古巷 张大林 摄

